

看世界

奥运古今

刘之语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肇始于古希腊时期，但其背后隐含的意义却完全不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为格言；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本质上是对抗的替代品。所以，用截然相反形容二者并不为过。

经过上百年的演变，奥运会已经脱胎换骨。它摒弃了政治偏见与纷争，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参与国的共同努力下，奥运精神与各国文化交相辉映，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符号。

古希腊人认为，第一届奥运会来自众神与英雄的争斗。诸多神话中均提及了类似内容。比如，有神话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宙斯打败他的父亲，也就是泰坦神克洛诺斯后创立的，其最初目的是向宙斯献祭。还有一则神话称，奥运会的创造者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传说，他与他的随从来自希腊克里特岛，到达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后，组织了第一场比赛。他们用野生橄榄花环为胜利者加冕，并决定每四年举办一次比赛。而在公元前5世纪由诗人品达撰写的《奥林匹亚颂》中，古代伯罗奔尼撒半岛比萨王国的奥诺马斯国王得到一个神谕，神谕中告知，他女儿的婚姻将会导致他的死亡。因此，奥诺马斯国王特意举办了一场战车比赛，表示只有战胜他的人可以迎娶他的女儿。但实际上，他打算通过这场比赛杀死所有前来求婚的人。最终，坦塔罗斯之子、宙斯之孙佩洛普斯(Pelops)在海神波塞冬的帮助下赢得了战车比赛，并杀死奥诺马斯国王。为了纪念佩洛普斯的壮举，这片土地以他的名字命名，当地居民还顺势决定，每四年举办奥运会纪念他的胜利。

尽管史学界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

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公元前776年举办，这个年份是根据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诡辩家希庇阿斯提供的一份历届奥运会获奖者名单推算出来的。在第一届奥运会中，只有短跑一个项目，被称为“Stadion”，在希腊语中意为“场地跑步”，英语中“体育场(Stadium)”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短跑项目的比赛长度为192.27米，这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脚长的600倍。最初，运动会的时间只有一天，但随着拳击、摔跤、搏击、标枪、跳远、赛车等项目的加入，运动会的时间逐步延长。

和现代奥运会一样，古代奥运会也有“明星效应”。获胜者除了被赠予橄榄枝外，还会得到各界的关注与追捧。比如，他们的家乡会提供丰厚的报酬，雕刻家会为他们制作雕像，诗人会为他们谱写颂歌。

古代奥运会的巅峰与希波战争的爆发有关。原本，希腊各城邦争斗不断，直到波斯人出现，各城邦遂决定暂时摒弃异见，团结一致对抗外敌。从这一天开始，运动会期间休战就成了传统，奥运会也逐渐有了倡导和平、团结的寓意。

罗马帝国统治希腊后，古代奥运会逐渐式微。尤其是3世纪后，奥林匹亚地区的运动场疏于维修，逐步损毁。到3世纪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废止(古代)奥运会，至此，持续了千年的奥运传统中断，直到19世纪才迎来复兴。

现代奥运会的诞生离不开法国教育家皮埃尔·顾拜旦的努力。顾拜旦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成长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年代。普法战争法国的失败、巴黎公社和第三帝国的建立，共同构成了他的童年底色。

顾拜旦的研究侧重于学校体育教

育。在1883年对英国的一次访问中，他了解到托马斯·阿诺德领导下的英国体育课程改革，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认为，将体育教育引入学校，可以有效提升年轻人乃至全民的身体素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艺术界兴起重振古希腊艺术风格及精神内涵的“新古典主义”。顾拜旦深受其影响，希望通过“复古”与“创新”相结合的方式复兴古希腊的体育传统。不过，他将体育教育纳入法国教学体系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尽管顾拜旦未能成功改革本土教育，但他的思想还是影响了很多。至19世纪80年代末，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将其打造为一项国际比赛的设想在多个国家萌生了。从1890年开始，顾拜旦便与英国学者威廉·布鲁克斯一起讨论恢复奥运会的相关事宜，布鲁克斯也利用他广泛的人脉为顾拜旦提供各种支持。随后几年间，顾拜旦一边不断完善自己的“奥林匹克哲学思想”，一边游走在各国，并通过成立体育协会、创立体育期刊等方式传播他的理念。

1894年6月，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大会在位于巴黎的索邦大学召开。这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支持重建“奥运会”，并决定在1896年于雅典举行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奥运会参与人数只有不到300人，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比赛。也是在本次赛事前，顾拜旦的希腊朋友米歇尔·布雷亚主张，将马拉松的概念和耐力跑项目结合起来，既能突出奥运会的复古属性，也可敦促人们进行超越自身极限的挑战。1900年，奥运会第一次认可了女性运动员的加入。1920年，奥运会首次采用五环旗作为会旗。



192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第一次点燃了火炬。1984年，奥运会首次引入商业运营模式，获利2.25亿美元，首开盈利先河。

梳理奥运会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奥运会可以促进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也表达出现代奥运会对自我突破的倡导。2021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夕，国际奥委会表决通过在奥林匹克格言中加入“更团结”，希望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围绕卓越、友谊、尊重和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鼓励世界团结一致，重拾信心和理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剑

“剑桥能源周”日前在美国休斯敦闭幕。会议期间，占据会展中心一个楼层的“创新集市”终日人流熙攘，为参会者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意交流场所，不少能源领域的初创企业在这里展示“黑科技”。

受航天器灭火用的一种微米水滴喷雾启发，一家叫作“螺旋地球”的公司设计了名叫“螺旋微米”的高效过滤装置。当空气穿过这种装置，离心力会将空气中的水汽甩向边缘，随后过滤器像海绵一样通过毛细作用吸收这些水珠，使空调在除湿环节的能耗降低50%以上。

许多释放天然气的煤层中含有多种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可以在地下厌氧环境中将含碳有机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甲烷。而甜菜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加工后产生糖蜜。一家叫作“牛仔清洁能源”的公司将甜菜糖蜜注入煤层“喂”给微生物，给它们“改善伙食”，使二氧化碳和甲烷产量增加。据该公司介绍，产出的二氧化碳被煤层封存于地下，而甲烷却可以逸出成为天然气，这样固碳产气一举两得。他们正计划在美国怀俄明州的煤层注入数百吨甜菜糖蜜。

一家名为“DexMat”的公司展示了与美国莱斯大学合作研发的名叫“加尔沃恩”(Galvorn)的碳纳米材料，这种碳纳米材料强度是钢的10倍，重量为铝的一半，弯曲寿命超过铜的100倍，不易燃且导电。据介绍，这种新材料可用于建筑、制造、电力等诸多行业。它目前的生产原料是甲烷，每吨甲烷可以生产750千克“加尔沃恩”和250千克氢气，因此其生产流程有助于减碳。不过，这种材料目前生产成本较高，该公司期望随着产量扩大成本能不断下降，几年后与高质量钢材成本持平。

风能、太阳能等发电的巨大劣势是产能波动极大，峰值电能不能直接输入电网，必须有某种介质将其储存起来并平稳输出，这是能源转型的一大难题。一家名为“Terrament”的公司设想，在地上修建轨道通往地下，并将模块化的重物装上齿轮，使其在轨道上上下下移动，这样把峰值的电能转化为重力势能，可以长期储能并及时平稳释放。该技术目前刚完成实验室原型创建。该公司创始人埃里克·查韦斯认为，相比在地上修建大楼来用重力储能，地下可以挖得更深，从而在更小的面积内储存更多能量。

据“剑桥能源周”主办方科普全球公司介绍，今年的“创新集市”有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参与，共举行420多场报告，不仅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量子计算等多个科技领域，还纳入了航天等往年未曾与会的行业，展示了能源技术与创新的“多维度”。

陈晨

黑

脑洞

肖瀚

漫谈禁酒这件事

禁酒，似乎是个社会问题，但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禁酒令的生效或废止，背后都隐藏着经济脉络。

1920年1月17日，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正式生效。根据规定，凡制造、售卖或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禁酒令生效初期，社会舆论总体偏向支持态度。尤其是很多女性团体对其大加褒奖，理由是“喝啤酒回家打老婆的男人少了”。但随着禁酒时间变长，越来越多的好酒者开始按捺不住，黑市也逐渐活跃起来。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转向同样来自于女性团体。在禁酒令寿终正寝前的最后几年，大量女性团体开始呼吁政府废除禁酒令。这回的理由是，因为私酒价格太贵，导致男人们把生活费都花掉了。如果不给足酒钱，“他们还是会打人”！

终于，到了1933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旨在废除禁酒令的第21号宪法修正案。次年，随着犹他州签署弛禁法案，美国全国性禁酒正式终止。

后世的历史学家每每谈及此，总会轻蔑地斥之为“一场可笑的闹剧”。事后看来，这一评价并不为过。但在当时，很多自认为理性的社会精英，包括经济学家，都曾明确支持禁酒令，而对其可能引发的种种后果并未作过深入思考。

经济学家通常是从生产力角度出发反对酒精的。当时，有研究者专门提出了一个名叫“蓝色星期一”的现象，特指周末狂欢会导致人们在周一上班时依旧处于宿醉状态，而“蓝色”这个单词在英文中本身就有萎靡不振的意思。他们的观点是，与劳动力大军全都醉醺醺的国家相比，一个全民清醒的国家难道不会更有竞争力吗？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就支持这一观点。他曾说：“禁酒令将因催生了世界新纪元的到来被载入史册，整个国家将永远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不过，奇怪的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费雪似乎在面对酒精时，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数字信仰”。例如，他声称禁酒令给美国带来的经济价值高达60亿美元。一

位困惑的批评家指出：“这是认真研究的结果吗？费雪的数字可能来源于一些人的自我陈述。他们说，空腹喝一杯烈性酒会使他们的工作效率降低2%。于是，费雪假设工人们会习惯性地在上班前喝下5杯烈性酒，所以他用2%乘以5，并得出结论，酒精会使生产效率降低10%。”对于这个推导过程，这位批评家含蓄而谨慎地评价“值得商榷”。

除此以外，还可以从需求弹性的角度观察禁酒令的废止。

设想一下，假如政府禁止售卖的不是酒，而是西兰花，禁令会失效吗？大概率不会。只要想一想，有人在自家后院偷偷摸摸种植西兰花，然后蹲守在阴暗的小巷子里高价出售，大多数人恐怕都会笑出声来。从经济学角度看，西兰花的需求弹性明显比酒要高。如果因为禁售而导致西兰花价格大涨，想来，大部分人应该不会介意改吃普通的菜花或者卷心菜。

事实上，美国并不是唯一试图推行禁酒令的国家，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冰岛、芬兰和法罗群岛等，也曾这样做过。还有一些国家至今仍保留着禁酒或

限酒的规定。

这些规定启发经济学家布鲁斯·扬德尔(Bruce Yandle)创造出另一个经济学术语，即“公共选择”。这一术语后来衍生出了一整套理论，集大成者是写出了《同意的计算》《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等著作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

公共选择学派研究的是政府应该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怎样提供和分配公共物品，以及怎样设立相应匹配规则的行为与过程。其研究宗旨是通过分析公共物品可能带来的影响，影响人们的公共选择，以最小的财政投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一杯酒竟然可以引发如此多的思考“也是醉了”。这样看来，也许，每一位经济爱好者都应该给自己满上一杯。

